

## 红色征程

上海市民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



■ 我军在北四川路附近缴获敌人丢弃的坦克

### 釜底抽薪

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初,国民党军主力损失殆尽,蒋介石被迫下野。但他“让位不让权”,搜罗残兵败将,构筑长江防线,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。蒋介石委派亲信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,重点布防上海,作战原则是“陆海空军协同作战,坚守市郊,屏障市区”,叫嚣将上海变成“第二个斯大林格勒”。汤恩伯不仅在三个月内赶修4000余座碉堡,还经蒋介石批准,把蒋家二公子蒋纬国刚重建的三个战车团摆在战线纵深位置,万一防线有失,就用装甲反突击弥补缺口。

为了稳定人心,汤恩伯频繁将坦克开上街炫耀。1月16日深夜,国民党军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搞演习,假想攻入市区的解放军强渡苏州河,同时地下党起义策应,国民党军用200名步兵和5辆坦克予以“肃清”,一时间枪声震天。不过,蒋介石深知解放军势不可挡,所谓“保卫大上海”,不过是为自己为经营台湾争取时间,为避免损失过多,他在3月间安排27艘货轮将多数坦克部队运走,只留下三个营(对外仍号称三个战车团)在上海,无形中让守军士气受挫。

反攻进攻上海的解放军,以第三野战军8个军(后增加2个军)及特种兵纵队近30万人,首先围攻上海外围,截断汤恩伯集团外逃路线,然后围攻上海市区,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段休整,准备对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,支援三野作战。在部队编成上,重点加强了炮兵和工兵,以对对付敌人工事和坦克威胁。

### 鏖战月浦

5月12日,解放上海战役全面打响,我28、29军一路急进,几乎未遇抵抗就占领浏河、太仓、嘉定。可第二天形势陡变,29军攻击宝山西北面的月浦镇,守敌是国民党52军2师,他们熟悉我军打法,采取机动防御的策略,只放一个加强团把守镇内321个碉堡,但能随时呼叫宝山、吴淞纵深的炮兵团与战车第3团一个营。主攻月浦的我87师260团是13

日凌晨才展开,在距敌七八十米处开挖交通壕,但来不及挖深,天就亮了,敌人发现后立即炮击,260团因行军紧急,重武器方面只有配属1营的三门日式75毫米山炮,其中两门很快被炸毁,靠前指挥的团政委萧卡不得不命雪藏剩下的一门,控制使用。

双方反复拉锯,为将我军赶出月浦镇,敌军每天至少实施四次连规模的反冲击,且每次都有多辆M5A1坦克支援。一天,月浦镇东街驶来两辆敌军坦克,负责阻击的我260团3营伤亡过半,能打坦克的火箭筒也用光了,这时候,年仅23岁的营副教导员张勇抱起集束手榴弹,只身滚到打头的坦克下面,随着一声巨响,敌坦克化作冒烟的废铁,堵住狭窄的街道,张勇也献出生命。不久,敌人两个连在四辆坦克引导下,又向260团1营扑去,双方相距50米时,萧卡叫身边的炮兵连长把宝贵的山炮调平射击,炮兵连长也急了,在危险的拼刺刀距离上猛拉炮绳,一炮击穿在最前面的坦克,顿时起火爆炸,余下三辆坦克掉头就逃,萧卡顺势冲出战壕,带领战士冲进镇内,当夜就占领全部市街,消灭82个地堡里的敌人。萧卡再清点人数,跟上来1营指战员只有62人,好在2、3营又有零星队伍跟上来,全团合兵一处,巩固阵地。

在29军的侧翼,28军进攻敌52军防守的刘行、杨行,战斗同样打得很艰苦。5月14日,28军的244、247团由东西两面分别围攻刘行,248团由左翼包围国际无线电台。同一天,该军252团攻占杨行西边的朱家宅,15日越过公路,占领几个村庄,切断杨行和大场、江湾间的联系。敌52军调集一个师向252团反扑,战3团中尉排长黑玄风(疑为绰号)率5辆坦克出击,由于252团位置突出,遂主动撤出刚夺取的15座碉堡,敌人大肆吹嘘胜利,还把黑玄风接到百老汇大厦休息三天,以资激励。不过敌军得手后,又向我军阵地发起两次坦克冲击,均被击退。

5月15日之后的一周里,月浦、杨行、刘行阵地进入拉锯阶段,国民党军纠集四个师的兵力,从东、东南、

东北、北等方向猛烈反扑,经常一昼夜反复冲杀八九次。尽管我军在上海外围进展放慢,但国民党军也不得不将大批市区守备部队抽出来增援,无形中降低了我军入城作战的难度。

### 土崩瓦解

5月17日以后,三野改变战术,各军以小分队行动为主,实施火力、爆破、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,逐个夺取碉堡,驱逐坦克,同时加强东面的攻势,加速战斗进程。至19日,我军巩固了月浦阵地,肃清刘行守军,还攻占浦东的川沙等地,困敌于高桥,形成夹击吴淞口之势。到22日,上海外围作战已持续10天,我军累计歼敌两万多人,攻占守军外围阵地和部分主阵地,但鉴于继续从两翼突击,受制于地域狭窄,部队不便展开,易受敌人海空火力威胁,三野指挥部决定先攻取市区,后解决吴淞。为加强进攻市区的兵力,三野增调两个军及全部特纵炮兵参战。

5月23日夜,29军攻占月浦南郊高地,28军逼近吴淞,三野特纵的105毫米榴弹炮已能轰到吴淞码头。汤恩伯见大势已去,一面指挥战斗力较强的52、54、75军向吴淞收缩,乘船撤退,一面命刚晋升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刘昌义指挥残破的51、123、21、37军和几个交警总队死守苏州河北岸,拖住我军。眼见主帅动摇,国民党军各部呈现瓦解之势,例如独立战车2营从21日至24日追随54军阙汉骞部,与我31军争夺浦东高桥阵地,但到了24日夜听闻撤退令后,全营立即溃逃,营长乘吉普车逃向吴淞码头,刚下车两秒钟,左面玻璃即被一块弹片击中。新华社随军记者王殊看到,吴淞滬藻浜大桥路面上,躺满被坦克轧得血肉模糊的士兵尸体,据俘虏交代,这都是战车营慌不择路“干的缺德事”。

### 敌为我用

上海解放的最后关头,坦克在好几个重要场合发挥了作用。5月25

日,原驻海南路10号大楼的国民党空军供应司令部撤到江湾,驻地交给临时伤兵医院接管,已打入司令部的地下党决定,由外围组织——新空军自卫总队占领大楼,作为迎接解放军的联络和指挥中心。占领行动很顺利,大楼升起红旗,同时,地下党员说服医院院长,两家共守阵地,迎接解放军。在医院,地下党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停着一辆M5A1坦克,它是战1团用来承担护送伤兵的,地下党做通一名坦克手的工作,让他驾驶坦克协助自卫队第三排,迫使溃退到司令部门前的三个高炮排缴械。

无独有偶,下定决心起义的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也选择M5A1坦克作为与解放军联系的“安全车”。5月25日早晨,刘昌义与我军联系上,决定在苏州河南岸会谈。为求稳妥,刘昌义让信得过的51军找来两辆M5A1坦克,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,他坐上坦克,带了军法处长魏震亚、副官刘凤德等人开过苏州河桥,再换乘吉普车进入解放军防区。中午,双方达成“停止抵抗,接受解放军编制”的协议。26日凌晨,51军脱离防区接受改编,原本还想抵抗的其他国民党军陷入重围,也不得不放下武器。

上海战役,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退外,我军歼敌15.3万人,光击毁和缴获坦克就有60辆。为继续肃清华东国民党军余部,保卫东南沿海,三野特纵于5月27日进驻上海水电路的营房,用半个月时间修复各型坦克20辆、装甲车16辆,其他汽车60余辆,接收280余名解放战士,形成可观的装甲兵力量。7月6日,三野隆重举行七七纪念大游行,800名干部战士驾驶坦克、装甲车各50辆,组成一支机械化方队,在指挥部统一号令下,与步兵、骑兵、炮兵组成强大阵容,威武雄壮地通过检阅台,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,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,震慑了敌特等黑暗势力,进一步稳定了上海和江南的局面。

# 浴血浦江破铁甲

## 上海解放中的反坦克作战

李鹏

今年是上海解放七十五周年。当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粉碎国民党集团“死守上海,决战上海,毁灭上海”的阴谋,将城市完整地交给人民。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中,我军以劣势装备对抗敌坦克装甲兵团,表现出的勇敢与智慧至今都闪烁着光芒。



■ 我军抵近上海市区江岸



▲ 国民党军在上海大战前悄悄撤走装甲兵主力



▲ 国民党军坦克部队被我军重创